

冬日清晨

□王永港

我喜欢清晨。

在这初冬的清晨,太阳还未升起来,阳光已穿透淡淡的雾霭,照亮东方的天空。

这是一座安静的城市,一切还在睡梦中,早起的几位老人,在河岸边的小路上晨练。我一个人,走在有点清冷的街道上。几片黄叶,瑟瑟抖动着,又坚强地挺立在枝头。这就是一个与生命抗争的过程,也是生与死的抗争。眷恋生命,不仅

仅是人类特有的本性,也是其他一切有生命的物种都具有的本能。看到一些黄叶摇摇晃晃地飘落下来,忽然想起一句话:不是这个秋天太多情,而是这个冬天太温柔。

独自漫步在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,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小型农贸市场。我喜欢这种菜市场,因为父亲就是菜农,很小的时候经常跟随父亲早起去卖菜。跟这种菜市场一样,卖菜的都是一群地道朴实的农民,有老人,有孩子,有中年妇女,也有七八十的老大爷。他们都是从菜地里走出来,双脚还沾着泥土的芳香,红扑扑的脸蛋,

层层叠加的皱纹,满是老茧的双手,却都在摆弄着自己最得意的新鲜的蔬菜。此起彼伏的吆喝声,混合在嘈杂的人流中。萝卜、白菜、辣椒、西红柿、芹菜、油菜、菠菜……这些熟悉的蔬菜摆在眼前,仿佛闻到了阵阵饭菜的清香。

是的,这是一群卑微的人,卑微地活在这个城市,却又坚强地活在这个城市。他们为了生存,为了家庭,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,努力奋斗着,他们才是这世上最高贵的人!

太阳已经升起,缕缕阳光洒向大地,洒向每一个角落,黑暗已悄然褪去。是的,这世上本没

有黑暗,只是因为缺少了阳光。

我喜欢这种场景,喜欢这种生活。柴米油盐酱醋茶,这才是生活的味道,这才是充实的人生。

人生不是因为美丽而感动,而且因为这些勤劳善良、默默无闻的朴实劳动人民而感动,就像这清晨的菜市场,忙碌的身影,沙哑地吆喝,抽空不忘蹲在地上喝一口胡辣汤,咬一口油条的人们。看到这些朴实而又纯真的菜农,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挑剔生活呢?我们应该感恩生活,感恩上苍赐予我们的一切。

穿过菜市场,就是一个小公园,因为有些偏僻,所以显得幽

静而安详。

几只麻雀在铺满落叶的小径上叽叽喳喳地叫着,跳着,追逐打闹着。

路边的草丛里,有一朵花儿,正在悄然无声地绽放着。这本该是春天的精灵,却出现在这初冬的清晨。看到这花儿,忽然感慨起来,是的,我们无法选择出生的环境,但可以通过改变自己,来改变我们的命运,无论生活多么艰难,都绽放最精彩的自己!这就足够了,这就是最有意义的生命!

抬头,阳光正好。

初冬的清晨,安静的世界,我喜欢!

卡带里的青春之歌

□于振邦

的“林忆莲”新歌和伊能静刚刚发行的歌曲《十九岁的最后一天》是不是已经发行了……

异地求学时,我也时常逛游当地的夜市。每每看到路边摊儿上摆满了一地的盗版卡带,也会驻足搜寻自己心仪的歌曲,或“一步三回头”地久久回望,而后依依不舍地离去。尤其是当碰到卡带中有自己苦苦寻觅的歌星所唱的经典歌曲时,更是“难舍难分”。很多时候,都是咬咬牙,不惜花“重金”购买上几盒卡带,痴痴地扎进宿舍“一听为快”,最后哪怕是磨损得再严重,也不舍得丢掉。

更难忘的,当属在周末的黄昏和舍友们一起听“张震讲鬼故事”的卡带。大家聚精会神地围拢在一台安装了外接音箱的翻转“随身听”周围,当听到“恐怖是一种什么感觉?有一种声音让你不寒而栗,有一种音乐让你毛骨悚然……”时,那耳朵竖立得简直笔挺,要比听枯燥的英文资料精神百倍。有时候我也戴着耳机独自漫步雨中,听一些电影故事中的细

腻乐曲,真是“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,那感觉如此神秘……”后来,我在老屋里翻箱倒柜,又幸运地找到了一盒迪士尼公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行的《狮子王》卡带,不禁欣喜若狂,便喊来好友一起听,伴随着周身洋溢起的卡通般梦幻气息,我们的思绪,再一次地回到了往日时光。不经意间,我看到陆文盛眼中闪烁着的微光。

我不禁问陆文盛,为何也和我一样迷恋这好似已被数字化技术“遗弃”的卡带。他竟毫不犹豫地:“我啊,喜欢那5毫米宽的身段里刻录着的随时可翻新的记忆,喜欢它从A面到B面的精美黑胶粘连着的旋律,也喜欢它带给所有听者的那种拷贝讲究、携带便捷和翻转随意的心情……”

我不禁再一次感慨,心想两孔齿轮缓缓转动着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似水年华,也会在时过境迁后再一次地梳理起种种“难分难舍”的心情,将历久弥新的记忆重新铺展在幻彩迷离的世界。我愿意踩着串串永难抹去的足迹,找一个空间,会一会“老友”,徘徊于那一段段由卡带串联的青春之歌……

我的“大金鹿”

□王崇振

星期六上午,菏泽一中南京路校区北门口,很多家长来接孩子,人山人海,挤得水泄不通,校门口绵延1000米停满了各种品牌的小汽车。令我不由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,我上高中时的代步工具,一辆大金鹿自行车。

那是199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,我正在教室上晚自习,忽然听到门口有人喊我的名字,抬头一看,原来是二哥。我快步走过去,好奇地问:“你怎么来了?”二哥说:“来看看你,咱爸在外边等着呢。”我和二哥一起来到校园里,远远就看到父亲骑的金鹿牌自行车,车后座还绑着一个挎篓,挎篓里散发着苹果的香味。父亲说挎篓里的苹果,是故意给我留的。我说不想要苹果,想要一辆自行车,周末放学回家,步行5公里不方便。父亲犹豫了一下,决定给我买一辆金鹿自行车。

金鹿牌自行车是青岛自行车厂生产的,比起上海的“凤凰”,天津的“飞鸽”,金鹿自行车明显高大,略显笨拙。但大金鹿也有其独特的优点,质量是没说,还有一个其他自行车没有的功能——倒闸,就是刹车时,脚踏往后一倒,车子就会

稳稳地停下,安全系数非常高。

星期六上午,我把书包挂在车把上,骑着大金鹿回家。需要刹车时,我不用手闸,踩着脚踏直接一倒,车子就会稳稳地停住。每到秋天苹果成熟的时候,父亲也会骑着大金鹿,往返100多里贩卖苹果。去时挎篓是空的,来到果园,无数的苹果挂满枝头,好客的果农总是先让免费品尝,然后选择一棵树估价,就是一树的果子大约值多少钱,双方商量好价格后,父亲就会自己动手摘苹果,把苹果装在挎篓里。挎篓用柳枝编成,非常结实耐用,挎篓有两个篮子,中间连在一起,横跨在自行车的后座上,把挎篓装满,然后再装袋子,直到把苹果摘完,父亲就骑着自行车,驮着200多斤重的苹果,来到城里卖掉,赚取微薄的利润以贴补家用。

因为车子质量好,载重量大,所以大金鹿是父亲最钟爱的交通工具。现在我也骑着父亲给买的大金鹿上学,想到父亲那么辛苦地挣钱,我总是暗自打气,一定要加倍努力读书,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。

时光荏苒,一晃好多年过去了,如今马路上各式汽车飞驰,但当年大金鹿带给我的快乐至今记忆犹新。

